

潮涌里下河:新大众文艺让素人写作绽放光芒

——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发言摘要

里下河文学传统源远流长,底蕴深厚。如今,在这片丰沃的文学土壤上,正涌现出一支崭新的创作队伍——素人作家群。他们借助网络与新媒体平台,以鲜活的题材、真挚的表达和即时的互动,生动书写时代脉动与日常生活,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景观。近日,由江苏省作协、泰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江苏泰州举行。与会专家以“潮涌里下河——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”为主题,聚焦素人写作者的创作实践与时代价值,为推动里下河文学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建言献策。

——编者

1 传承地域文脉,焕发创作热情

郑 焱(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、书记处第一书记、副主席):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、文脉悠长,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情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质朴坚韧的民风,滋养了一代代作家,形成了中国文坛备受瞩目的“里下河文学”。“里下河”也因此从一个地理名词,逐渐演变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学地标。这一文学传统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其强烈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,作家们始终扎根生活沃土,深情描绘故乡风物与人情,深刻书写时代变迁,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深刻时代印记的精品力作,成为全国文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近年来,在这片文学的沃土上,一种崭新的创作景观正蓬勃兴起。一个以馄饨店店主、退休工人、退役军官、教育工作者、农民等为主体的“素人写作”群体,正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生力军。他们借助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载体,以鲜活题材、真挚笔触和即时互动的方式,深情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篇章,已成为当下文化生活中最活跃、最富生机的组成部分。面向未来,我们应承续里下河文学的深厚传统,同时拥抱并引导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潮流,推动二者在新时代实现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。期待广大里下河作家能够继承发扬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,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勇气,积极关注并借鉴新的文艺形态与传播方式,不断丰富表现手法与叙事路径,共同书写里下河文学新的篇章。

徐 可(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):“潮涌里下河——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”这一主题,呼应了当前文学界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兴起的现象。里下河地区的写作具有一个鲜明特点,即许多作者都从“素人写作”起步——事实上,每个人的写作起点皆可视为“素人”,但我们之所以在今天特别强调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,是因为当下的写作生态已与以往不同。如今,许多基层作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规训,可谓“野蛮生长”,却也因此充满蓬勃生机。他们的写

作植根于里下河这片水乡沃土,自带泥土的芬芳与真切的生活气息。平民视角与平民情怀,正是里下河文学一脉相承的天然优势与传统。就像汪曾祺先生,其文字优雅从容,却始终扎根于日常烟火——写美食、写小城人事、写家长里短,无不体现其“俗”中见雅、接地气的创作特质。以他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,始终以平视的眼光看待笔下的普通百姓,并怀着深切的同情、热爱与共情去书写,这种情感并非居高临下的怜悯,而是将自己视为他们中的一员。这种源自传统的平民立场与情怀,将为里下河文学的当代发展,尤其是新大众文艺在本土的推进,注入持续而深厚的动力。

朱 辉(江苏省作协副主席):泰州这片土地上涌现的坡子街文学现象,令我深感震撼。在这里,有一群扎根于日常的写作者,他们并未因写作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,始终保持着劳动者本色——即使如常玫瑰、王玉兰、周新等创作成果较为突出的作者,也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。对他们而言,写作不是职业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表达自我、安顿心灵的自然途径。“在生活中写作”构成了他们创作状态的核心特征,也恰恰预示了一种文艺的未来形态:当文明高度发展,文艺将重新融入生活、与生活合而为一。泰州这群普通写作者的实践,正使这一未来图景提前落地,同时也提示我们,文艺创作的边界正在悄然变化。

文学最动人的力量,莫过于传递作者的真性情与真感受。如果在持续的书写中,逐渐锤炼出文学的技巧,激发出内在的才华,那么不妨以一个超越“素人”标签的写作者的自觉,去诚实地书写自己的生命体验。“坡子街”这样一个参与广泛、作者云集的平台乃至文学群落,不仅是泰州文学的重要成就,也是江苏文学的幸运。这片土地仿佛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化气质,孕育出如此众多且水准可观的写作者,这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。

希望未来,我们能够以开放的姿态,去拥抱、

呵护并期待以“坡子街”为代表的泰州新大众文艺,愿它始终扎根生活,保持真诚,并与我们国家的文学脉搏同频共振。

张光芒(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、教授):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图中,“里下河文学”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厚的文化符号。近年来,里下河地区“素人写作”的涌现,标志着一股源自民间的、自发的叙事力量正悄然重塑这片文学水系的生态。这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新大众文艺实践——它不是对经典书写的简单模仿,而是以鲜活的民间立场、融合性的媒介表达与去标准化的美学姿态,为理解里下河地域精神在当下的流变提供了充满活力的新注脚。

素人写作的动机,往往源于对自身生命经验“不吐不快”的直抒胸臆。常玫瑰在《人间“草木灰”》中记录同学平凡而沉重的一生,动力来自无法磨灭的个人记忆;周文菁在《我是父亲的“旁听生”》中回溯父女深情,源于创伤与治愈的生命本能。他们是生活现场的耕耘者,其作品如同直接从土壤中结出的果实,带着露水与泥土的质感。在美学风格上,里下河素人写作展现出与经典传统同中有异、与新大众文艺精神内在相通的特质。一方面,它延续了关注日常、聚焦民间的叙事传统,彻底转向微观视角:婚丧嫁娶、亲情邻里成为书写重心。王玉兰《我和老婆的结婚证》借一本破损证件道出婚姻的复杂况味;翟长付《相女婿》以家常口吻铺开城乡婚恋观念的生动图景。这种叙事是一种充满琐碎、偶然与生活毛边的“生活流”。

当然,素人写作在语言锤炼、结构经营与思想深度方面,与成熟作家仍有距离。但新大众文艺的启示在于,文学的场域正在不断被拓宽。里下河素人写作的价值,或许不在于创作了多少传世“经典”,而在于它证明了:文学作为一种生命表达、经验共享与文化认同的方式,可以如此广泛而生机勃勃地存在于专业殿堂之外,扎根于每一片生活的田野之中。

借助新媒体平台注入了鲜活的市井生活气息,以质朴视角关注世界与人际关联。

钱 成(泰州学院人文学院院长、教授):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浪潮中,常玫瑰、王玉兰等一大批素人写作者脱颖而出。他们虽是文学素人,却凭借自身文学才华深耕创作,用生活经历与实际成果回应着“何为大众”“大众如何文艺”的核心命题,不仅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闪耀的例证,更践行了“百姓日用即道”的民本思想。这些素人写作者以“坡子街文学”“扬子江文萃”等大众文学平台为成长基地,逐步发展壮大,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了新大众文艺与生俱来的平等性与开放性。它以自发性参与为核心,让普通人主动投身文艺创作实践,推动大众从以往的被动受众转变为“产销者”,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艺发展的评价机制。而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义,正在于创作主体的大众化,而非单纯的创作内容、消费或传播方式的大众化。如今,新大众文艺正深刻重塑人们的文化认知,带来创作主体从观众、读者到创作者的无障碍转变。同时我们也需看到,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背后,里下河素人写作者仍面临诸多挑战:从相关作品集及公众号内容来看,受限于自身生活经验,他们在题材开拓上相对乏力,对多元文学题材的探索不足。如何从“小我”走向“大我”,融入更广泛的社会观察与文化思考,是素人写作者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。当然,题材独特、情感真挚、态度真诚,仍是这一群体在里下河文学中凸显的鲜明优势。



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现场

2 回归日常烟火,扎根市井生活

徐 刚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:如今,传播方式的更新使一些写作者得以被更广泛地看见和听见,其作品也因此触动更多人。视频中,他以颤抖而平静的语气讲述自己与女友的恋爱故事。这段视频打动了无数观众,并在网络中迅速传播,让“刘楚昕”这个名字为人所熟知。与此同时,人们也注意到他的长篇小说《泥潭》。尽管这部小说在文学上仍显稚嫩,但许多人出于对其故事的共鸣与同情,依然愿意购书阅读,最终推动《泥潭》售出近百万册。这一现象颇具深意:在今天,纯文学似乎正转变为某种文化事件的“周边产品”。《泥潭》的畅销,更像是因为那段视频感动了公众,从而作为一份从文学现场带走的纪念品。这引发我们思考:在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时代,纯文学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?它的命运与功能是否正在被重新定义?

今天我们重提“大文学观”,也正是希望复兴社会主义文艺的传统视野。在过去的文艺格局中,文学曾是门槛相对较高的艺术形式,因为它以文字为媒介,要求接受者具备识字能力。而不识字的观众仍可欣赏电影、戏剧等视听艺术。因此,文学的传播始终依赖一定的文化基础。如今,在新媒体环境中,文学如何与其他艺术形式共生,又如何借助新的传播路径触及公众,成为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命题。

崔立秋(河北省作协副主席、省评协副主席):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,是当下文坛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。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文艺生态,拓展了文艺的呈现空间,也催生出新的文艺形态。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命题,新大众文艺呈现出传播渠道网络化、创作主体全民化等特点,逐步打破以往文艺创作中圈层化与书斋化模式,将文艺重新带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现场,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,并参与到创作、传播与评价的全过程之中。在这一背景下,“素人写作”现象尤其值得探讨。

所谓“素人”,其实更多是评论视角的一种命名。事实上,许多成名的专业作家,都曾经历过“素人”阶段的积累与磨炼——余华曾做过牙医,莫言早期创作时是部队干事。因此,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作品本身,而非作者的身份标签。素人写作者往往扎根于朴素的生活经验,历经长期的自觉训练与大量阅读,他们的作品常常呈现出鲜活的时代质感与生动的现实纹理。里下河地区的素人写作群体就颇具代表性,其中既有馄饨店店主常玫瑰、退休工人杜萍、退役军官陈铭,也有农民王玉兰、房地产从业者周新、企业主王思本等。他们不仅是热情的文学创作者,也是地方文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,构成了当下基层文艺生态中活跃的力量。衷心期待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“素人写作”,能够在新大众文艺

的浪潮中脱颖而出,成为彰显普通人创作活力的生动代表。

张 娟(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:里下河文艺发展至今,正呈现出与时代浪潮紧密相连的新态势。探讨其中的“素人写作”,需先理解其内涵演变:“素人”一词进入文学领域前,已承载多重文化意涵,既指普通民众,也指向未经修饰的原始状态,如今更衍生出“素人网红”等概念,体现普通人被流量看见的可能。从文化状态到自我定位,“素人”包含着自由表达与被看见的渴望,标志着从“被书写”到“自我书写”的历史转变。在网络时代,表达门槛降低,普通人不再必须借助文学大家“代言”,而是可以主动书写自身——这正是素人写作的核心意义。

这种写作兴起的背后,存在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。我们身边那些卖菜、送外卖、跑快递的人们,实则是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我们渴望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、内心世界与日常经历,这种对“附近”的好奇与关切,构成了推动素人写作走向前台的重要力量。与此同时,读者群体也在发生变化:素人渴望“被看见”,读者则渴望“共情”。越来越多人希望读到与自己生命经验同频的文字,文学因此成为一种情感交流的媒介。正如常玫瑰的馄饨店成为文艺爱好者的聚会点,写作与阅读共同构建起基于真实经历与共同情感的社群连结。

为什么要写作?常玫瑰曾说:“中年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。”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许多素人写作者的心声——正因为时光匆促,才更要记录、要被看见、要发出自己微弱的光,并在此过程中彼此照亮。素人写作因此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,更是一种生命态度,在书写普通人的日常中,传递出温暖而坚韧的力量。

申震艳(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):新大众文艺的兴起,是建立在新的生活形态之上的。许多行业因现代化进程而诞生或重塑。现代化进程不仅催生了快递、外卖这类过去未曾有过的新行业。他们所代表的速度与流动,既催生了新的生活模式,也间接支撑起不少人全新的生活状态,而这本质上都是现代化的产物,同时也让传统行业完成了迭代升级。比如,陈彦《装台》中所写的装台工作,从前只是戏班子的临时活计,如今已发展为专职工作,大都市草地音乐会的装台技术,与童年记忆里的简陋装台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即便是保洁、保安、保姆这类我们熟悉的职业,也发生了深刻变化,王瑛在《擦亮高楼》中就有所体现,擦亮高楼外墙、玻璃的工具与洗涤剂不断更新,对保姆尤其是月嫂的专业要求也远超以往。正如陶渊明所言“闻多素心人,乐与数晨夕”,无论何种写作,无论是职业作家的创作、业余作者的耕耘,还是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,所有能够通向自我、抵达灵魂的创作,背后都离不开一颗纯粹真挚的“素心”。这颗“素心”,是对生活的真切体察,是对时代脉动的诚实回应,是无论身份如何、以何种形式创作,都试图通过书写抵达自我、凝望灵魂的内在追求。

3 聚焦身边故事,彰显民间智慧

项 静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):新媒体的兴起与素人写作的出现,为文学和整个文化生态注入新的活力。它既可能作为纯文学的补充力量存在,也会与传统写作风格形成互动互鉴。素人作家家中的头部作家,其作品已形成显著影响力,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,越来越多普通人将受到鼓舞,投身文学创作。我们无需将素人写作强行纳入传统评价体系,用固有的文学标准与价值尺度对其苛责,毕竟新大众文艺本是新生事物,不少人写作只是源于对写作本身的热爱,目的是自我表达与自我愉悦,未必需要纳入竞赛与竞争机制。在我看来,一种文学形态的存在若能让社会更具有机性,其功用与价值远超过对“是否属于优质文学写作”的单一评判。对于学术研究而言,只要“素人写作”“新大众文艺”这类概念能拓展文学的边界、让文学生态更加广阔丰饶,那么它就具备了重要的存在价值。

张堂会(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):素人写作虽带有“毛坯房”般的原始粗粝感与质朴感,但以周新为代表的素人写作者,凭借对新时代大众生活状态与社会变革的敏锐捕捉,同样能建构起有深度的表现空间,拓展大众的想象力,其行业性小说中也清晰承载着对理想生活的描摹与构建。同时,新大众文艺创作仍需直面诸多课题:创作者多来自不同领域,虽拥有深厚丰富的生活积累,但如何在牺牲文学品质的前提下增强作品可读性,如何将生活积累有效转化为艺术表达、提升作品

艺术感染力,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。此外,还要警惕同质化问题,在同类作品中保持独创性、创新性,避免陷入固定模式套路。本质而言,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大众创造与接受的文艺形态,兼具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风貌,生动展现了大众新生活样态,它不仅拓展了文学边界、丰富了文学表现形式,更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新活力。因此,文学研究者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关注这一现象,既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,也善意指出存在的问题,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。

刘阳扬(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:素人写作的核心在于强调写作主体的“素人”属性。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,随着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分离,劳动者与一线工作者的劳动经验常处于“不可见”状态,而素人写作恰好将这些内容拉至前台,以个体性、主体性的言说方式呈现给大众。当下非虚构写作的平民化趋向,叠加读者与市场对真实感文本的需求,以及媒体与技术手段的更新,让更多普通写作者得以通过多种形式展现自身故事。新大众文艺相较于素人写作,试图在更广阔范围内容纳多元写作现象,二者的重叠之处在于均强调写作主体的全民参与,且新大众文艺的“新”还体现在传播与媒介形式的革新上,新的传播形式让更多大众的故事得以被听见。里下河的素人写作者涵盖小店主、房地产从业者、退休工人、教师等各行各业,他们在繁华闹市中创作,作品自带鲜明的市民性与市井气息,这既接续了里下河传统作家对乡村风光的塑造,又